

N 耐人寻味  
airenxunwei

# 生命痕迹

□侯美龄

多年前的一天，导演安蒂·斯潘能在跳蚤市场闲逛时发现一些胶片。8毫米的胶片每卷4分钟，合在一起总共20小时。安蒂·斯潘能是个有心人，他一遍又一遍地查看胶片上的人物和风景，花费6年时间，最终还原出胶片主人奥伊瓦的生命痕迹。

奥伊瓦是芬兰人，生于1911年12月29日，父亲早逝，他同母亲、妹妹相依为命。因为家境贫寒，他曾在叔叔的农场打工维持生计。成年后，奥伊瓦以机械师的身份参军，战后复员做了一名游轮机械师。自此之后，他跟随游轮走遍全世界。

奥伊瓦喜欢拍摄，胶片记录了他的足迹和人生经历。在葡萄牙，一个穿粉色裙子的小女孩快乐地奔跑在大街上，这让奥伊瓦感到温馨，他急忙按下快门，将小女孩幸福的笑脸定格在胶片中。在阿拉伯，三个男孩闯入

镜头，其中两个有着黑黑的皮肤，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忧虑，另外一个则懵懵懂懂。

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，英俊的奥伊瓦紧紧抓住帆船的绳索，浑身充满活力。在埃及时，奥伊瓦已不再年轻，夹克衫遮住了他微凸的肚子，草帽挡住了他的秃头。他一个人站在金字塔前，显得孤独而又寂寞。在美国、泰国、土耳其、中国、埃及，奥伊瓦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。

奥伊瓦最喜欢为亲人拍照，起初的胶片中，妹妹和母亲是常客，后来就只剩母亲一个人了。在一段影片中，母亲沉沉地躺在摇椅上，衰老又虚弱，旁边的矮茶几上立着妹妹的遗像。奥伊瓦终身未婚，妹妹早逝，母亲随后也离开人世。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中，奥伊

瓦孤身一人，没有其他亲人陪伴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游轮就会停靠在世界的某个地方。以前，奥伊瓦总会买一张明信片，写上祝福语随照片一起寄给家人。后来，不知道该将明信片寄给谁，左思右想后，他决定寄给自己。

他用活泼的语调写道：“我在什么地方呢？看照片吧。——祝好。”落款是“我”。在南极，他的明信片上写着：“这是来自世界尽头的问候！”落款依旧是“我”。

2001年11月15日，奥伊瓦离开人世，他的相机、胶片流入跳蚤市场。

奥伊瓦，这个仿佛不存在的人，如果不是他恰好喜欢拍摄，并且留下这些胶片，他的生命痕迹将淹没在茫茫尘埃中无人知晓。



F 非常感受  
eichangganshou

## 姑

□鲁北

1998年年初，我们刚刚搬到新楼上不久。有一天，妻子对我说，想把姑接来住几天。我欣然接受，连连说，好啊！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姑很乐意来。那一年，她虽然已经80多岁，身在他乡，家还是在故乡。到了周末，我找了一辆轿车，去王村把姑接了来。

我与妻子结婚之前，她曾在王村住过一些日子，与姑的感情笃深。姑那一辈就她一个女子，妻子这一辈也只有她一个女娃。

我结婚的时候，岳父岳母已经不在了。据妻子说，岳父姐弟三人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岳父居中。岳父的姐姐，也就是姑，长大后嫁给当村李姓人家，生儿育女，在村里生活很多年，丈夫病故后，她去

了王村跟着儿子生活。岳父的弟弟自小有痨疾，没有成人就走了。

我们结婚以后，姑是妻子唯一的长辈，是那一辈中唯一的亲人。姑是一个很干净的老太太，也很和蔼，说话从不大声，虽然腿有些残疾，但不影响走路。

那些年，我上班，有时候出去一天，很晚才回家。妻子没有工作，在外摆小摊，赚点钱补贴家用，也是早出晚归。大女儿上小学，只有4岁的小女儿在家陪伴她。那时，小女儿很乖巧，不仅负责她姥姥娘的吃药，还陪着她打扑克，消磨时间。祖孙俩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。

那时候，我在单位办公室工作，琐碎事、突发事特别多，



天天忙得团团转。还时不时地陪吃陪喝，大多晚上八九点才回家。每次回到家里，只要不是很晚，我都到姑的房间里，坐在床沿上，攥着姑的手，与她说说话。姑每次都很高兴，见人总是夸我。

那一次，姑在我们家里住

R 人生百味  
enshengbaiwei

## 陪花人

□周恒祥



一个文友写了一篇文章，谈到家里的花儿开了，大家都是称赞一句就离开了，唯有老母亲拿了一张板凳，坐在花儿的旁边，一脸陶醉。母亲笑说：陪花儿一会儿，花儿有人陪，更舒心。这是多么动人的生活细节，陪花人都有一颗温软的、充满诗意的心。

我感同身受，是因为我也是个陪花人。我儿时就陪过花。炎炎夏日，我这位乡村少年常常坐在村前的池塘边，痴痴地望着碧水中的荷花。红蜻蜓飞过来了，盘旋着，轻轻地降落在荷花上。如诗如画，定格着青涩的时光，让年少的我，对未来充满遐想与期望。

慢慢长大，花儿一直给我抚慰。

刚出来工作时，遇上生命中的低谷，情绪一度消极。当时单位的小院角落里有一丛月季花，有一天月光如水，我凝视着夜色里的花儿，发现身处角落的花儿依然在努力地生长，展示着美丽，我顿悟，我也要在年轻的时候尽力地“盛放”，不去计较环境，不去计较得失，安心做事。陪花儿的过程，其实也是我洗涤心灵的过程。

现在的我常与自己养的花儿坐一坐，为花儿浇点水，修剪枝叶，花儿在风中轻晃，权当

是在对我点头

微笑。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，喘息一下，陪花坐一会儿，这是属于我的奢侈时光。此时，我可以什么都想，也可以什么都不想。我的眼里只有花儿，花儿的眼里也只有我。陪花儿坐坐，浮躁的心渐渐安静下来，“情绪垃圾”顺势丢掉。陪花儿坐，就是我近在眼前的一种“诗和远方”。

我爱看书，有段陪花儿的话广为人知，我亦很喜欢——

“如果你来访我，我不在，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，它们很温暖……”

这是怀有一颗未泯童心的汪曾祺先生写的，他自己忙而不得闲陪花儿，又怕友人来访不遇留下遗憾，告诉来客可以陪花儿，于是，花儿与友人两相欢喜。这是多么懂花的人呀，心思多么缜密呀！

陪花的事儿古人也爱做。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苏轼怕在深夜时分花儿会睡去，因此燃着蜡烛感受花儿的美丽。我想，有人陪，花儿定会有了精神吧，毕竟谁不想有个知己呢？陪花人，心中有爱。

陪花儿，不一定要去打扰花儿，静静地坐在花儿的身边，感受花儿的气息，凝视花瓣的色彩，没有什么功利目的，却有一种生活情趣，是多么纯粹的陪伴。

你也许不是陪花人，但世间有很多美好事物，请你挑些自己喜欢的为伴，把日子过得像花儿般富有诗意。如此，凡俗的生活中，你的心里会慢慢开出雅致的花儿。

以后，每逢她的生日，我们就去王村给她祝寿。见到我们，她有说不完的话，问问这个，问问那个，都是她的牵挂。

都说娘家侄，吸铁石。娘家侄女，也差不到哪里去，一个样。

姑活了90多岁，走了。现在她去世也十几年了。自从姑去世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去过王村。

但我时常想起她，想起那个眉清目秀的老太太。